

香港人物專訪

白韻茹等著



香港人物專訪

白韻茹等著

廣角鏡出版社出版

香港人物專訪

白韻茹等著

廣角鏡出版社出版
香港莊士敦道186號2樓

華風書局發行
莊士敦道184—186號

發展輔佐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木星街7號

書號1111.41
102×183毫米

1978年5月版

HK \$5.50

目 錄

- 2 狄娜談電影與婦解
- 22 立體攝影機發明人——羅智賢
- 38 從加拿大奧運館談香港的建築界狀況
- 57 香港體育界縱談奧運會
- 78 維他奶出品人——羅桂祥
- 88 劉家傑談電視工作
- 98 流行音樂家——顧嘉輝
- 115 享譽樂壇的女指揮——郭美貞
- 129 《野孩子》編導——方育平
- 138 《董夫人》導演——唐書璇
- 148 馬臨教授論中大
- 158 浸院校長謝志偉批駁綠皮書
- 174 梁淑怡談競爭



狄 娜小姐

狄娜談電影與婦解

■ 你主持的蒙太奇節目，許多人都感到很是言詞娓娓動聽，內容豐富，很有特色，顯現出相當的文化藝術修養。請問你在這方面下過怎樣的苦功？

你這個問題，對我來說，是很有鼓勵性的。

我在這個節目談的，也說不上有什麼文化、藝術深度；也就是爲了這個原因，我平時準備的工作，便要比別的人爲多。其他的主持人，他們的文化、藝術修養已經有了一定的深度，當然沒有什麼困難，容易得多。對我來說，在這方面的知識，一向都很淺薄，所以到了承擔這個節目的時候，便要參考很多讀物，方方面面都要從頭學起。

而且我認爲，負責了這個電影評介節目，所要參考的書籍，也不能單單看藝術的書籍或電影書籍。因爲藝術這個問題，流派多，分歧大，夠龐雜，瑕瑜互見，觀點各有不同。要做好這個電視、電影工作，這樣的一個所謂大眾傳播媒介的重要工作，無論如何，對於世界上、社會上週圍環境的知識，是要涉獵得比

較廣泛些，全面些的。電影藝術到底是反映人生、反映社會的。如此龐雜的藝術或電影藝術著作，尤其是對於我這個以前沒有多大認識的人來說，碰上了觀點不正確的也會給潛移默化，不加分析地加以吸收，這是要提防的。爲什麼呢？以我今天來說，你自己的觀點，你自己的立場，都沒有把握說得上正確，就會很容易給扯了進去，從一個歪曲的角度去了解問題。這樣做去，對大多數的電視觀眾來說，我覺得，就不能好好地盡了自己的責任了。所以我很少浸淫於純藝術性的或技術性的書籍，當然這也要看的，你到底搞這個工作，這是必需的啊，但是爲了能比較全面地認識問題，我多半花些工夫去看報紙，看政治論文，看社會論文等等，從各個角度去探討一下，看看究竟怎樣才能達到一個是比較正確，比較健康的社會途徑。我是拿這個做出發點去評介每一個電影創作的。當然，對於個別的導演所拍出來的作品，還要看他的人生觀，看他的世界觀和他的藝術出發點在哪裏，他的立場在哪裏，然後研究他的作品一向所走的路線以及他的表達形式，等等。

電影到了現在，不能單單當作一種消閒娛樂，或純藝術的研究，它要積極地反映各個階層的社會內容，要有一個積極的推進作用。所以我評介每一部電影，對於技術性問題，稍爲掠過就算，因爲技術只是一種表現方式，重要的還是，它具有什麼內容呢？這些內容對香港社會會產生怎麼樣的影響呢？我們應該從哪個角度去評介它呢？我強調的還是這些。

■ 你認為近年來西方的電影出現了哪些傾向？

近來西方電影出現了多種不同的傾向。有一段時

期出現了「特警」的熱潮，描寫警察如何對待犯罪分子；有一段時期則熱烈地攝製什麼「猛龍怪客」之類的影片，宣揚個人復仇主義，個人英雄行爲，使人覺得法律沒有什麼保障了；有一段時期則出現了頹廢派的電影，描寫年輕人頹廢思想，世外桃源的想法；而近日，則所謂災難片大行其道。概括來說，這反映了什麼呢？我認爲，這些影片反映了一個問題，今天的西方社會已不是當年標榜物質文明，經濟繁榮的社會了。很多影片已反映了西方社會有許多沒落的地方，有許多徬徨的地方，有許多恐懼感。例如災難片，它的出發點是這樣的：人在日常生活上對社會周圍環境已醞釀着一種恐懼情緒，影片便把這種情緒觸發出來。但電影却不去正面地描述人在受了不安定的經濟生活威脅下所產生的恐懼感，而要用另一種形式，用燒屋、沉船的形式，去表達出來。這一類災難片，在三十年代，也拍了不少。美國每逢出現了經濟危機，戰爭危機，就會出現這一類片子。

很奇怪，今天的災難片看起來似乎是否定物質文明的。它諷刺了科學技術。例如某間大廈大火，因消防設備的故障等等原因而致多人死亡，某個地區因地震預報不準而發生成百上千的人罹難慘劇，等等。但是，另一方面，電影製片商卻又是完全要倚賴技術文明才能拍成這一類片子，他們本身還是崇拜技術的。可見諷刺科學技術並非製片商攝拍這類片子的出發點。我想，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把人對經濟生活不安所懷着的恐懼感，逃避感，在看到了一場自然災害之後，發洩出來。讓觀眾看完了電影之後，摸摸自己的心口，「真恐怖，幸而沒有發生在我的身上！」產生了一種莫明其妙的舒暢、痛快和安慰的感覺。這是一時難以理解的，人類是這樣的，往往一個小的恐

懼，會被大的恐懼壓服下去的，一種小的痛苦碰上了大的痛苦，往往會使人對於小的痛苦不感到十分痛苦的。人的心理是這樣的。

總而言之，近年來西方電影反映了他們無論在社會上、經濟上、政治上都已找不到出路，尤其是青年人感到徬徨。長期以來，過份地強調物質文明，對精神生活的追求，只有漸漸走向腐化，難以找出正確的出路，而精神上的需求，對於一個年輕人，生命剛要開始，跨向成熟的時候，是十分緊要的事。他們得不到滿足，自然感到徬徨，終至頹唐起來。目前整個西方電影所反映的，還是如此。就算暴力、色情片，間中出現的一些喜劇，也不純粹是生意眼，刺激觀眾，而是也反映了一種頹廢思想。社會腐敗了，而人卻無能為力，只好自暴自棄，或者只好歌頌「失敗的英雄」。有些西方電影，它們對目前這個社會環境也表示不滿，它們要掙扎，要衝出去，但衝出了這個社會環境之後，將要怎樣幹下去呢？它們卻沒能夠講出來，沒能夠指明。我最近看到了一套《五百年後》的電影，它描述地球外壳已不適合人類居住了，大家便都跑進地心裏居住。地心的社會是相當技術化，機械化的，人一切都得順從機器的指揮，把人的精神折磨得近乎麻木了。人到底是有「人性」的，這可忍受不了，大家便又想辦法衝出地心，到地球外壳生活去。然而，當他們跑了出來時，卻又感到不知如何是好，茫然失措了。

■ 目前，香港的电影界中，有人強調藝術價值，有人強調票房價值，有人強調電影只表現藝術家的主觀世界，有人強調電影的社會功能，請問你的看法如何？

香港的電影，是私人出資拍製的，商業價值是首先要考慮的問題。香港製片家在一套影片拍攝之先，

他首先就要搞清楚將來的收入，是否能夠維持起碼的製作費用，如果不是這樣，他長期的虧本，終究也站不住腳，搞不下去。因此什麼藝術價值，主觀世界，歸根到底，都不得不服從商業價值的需要。然則製片家拍了質素不好的片子，是否因為他出了錢，要回本，就可以原諒他呢？這也是不可以的。不過這卻是事實，我們要了解事實的真相，才可以進行評論。既然一切都商業化了，香港攝製的許多電影，便無非都是利用電影的藝術和技巧表現形式，來達到能吸引大量觀眾，增加收入的目的，由是產生了近年來掛羊頭賣狗肉的情色暴力片子。

這是一個社會問題，不單是電影問題。香港這個地方，人很多，多數生活貧苦，地方又擠逼，沒有多大的戶外地方活動。我常常覺得有一樣很大的諷刺，那就是：香港的公園，沒有植物的也叫做公園。你往往見到在交通擠塞、人來人往的中間空地上，擺了一兩張長椅，這就是公園了。阿婆阿伯坐在那裏，居然叫做呼吸新鮮空氣，其實是呼吸塵埃。青年人血氣方剛，找不到去處，沒有很好的思想教育去引導，產生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情緒，他們自己也沒有辦法解釋的，於是一些販賣「性」，那種生理上的「性」的片子也就應運而生，滿足他們的好奇心，給他們一些代入感的發洩。另外香港有些文藝愛情片，也是不着邊際的。那些少女，由朝到晚終日坐着無病呻吟，哭哭啼啼，自怨自艾。或者你從電視和電影看到的，甚麼人患了甚麼癌症，令人額外值得同情，他們做了錯事也值得原諒，而他們也給了自己許多憐憫，許多感嘆，觀眾就從這方面獲得刺激。

在商業價值支配下的香港電影，害處是很多的。以我來說，以前的我，真正可算是社會的毒素。如果

沒有像我這一類的人，資本主義可能不會那麼繁榮，這真不可以不相信的，雖然當時我這樣做法，以為是各行各路，你有你的做法，我有我的做法，你不要理我，我也不要理你，一股反叛的性格，認為你不敢去做的事，我就去做，沒有考慮到在社會上所產生的影響。最不好是當時我還被冠以「藝術」兩個字的銜頭，堂而皇之，自己還以為很夠「藝術」。當時，其實我不是演員，我只是商業製成品。香港有沒有真正的演員呢？有的，而且很不少。即使是商業化片子裏的角色，還是需要有演技的演員來扮演的。

但是造成這類片子在香港市場泛濫的原因很多，也不單單是由商業價值所影響。總之，香港電影只能觸及社會的皮毛，不能觸及它的實質，一旦你想深刻地反映了它，是可能受到很大的壓力的。

■ 你以前曾對某刊物記者說過，介紹「中國電影發展史」是「一件有歷史意義的事」，請你再詳細說明一下好嗎？

我在「無線」講述「中國電影發展史」，這件工作實在醞釀了很久，差不多在一年前便想着手進行。對於這項工作，我覺得自己好像有些膽大妄為。我的電影歷史知識是很膚淺的，對今天的電影史知識經已很膚淺，對過去的電影史知識就更膚淺。我只感到，整個中國，包括了台灣和香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本全面地介紹中國電影歷史發展直到今天的著述，那是很可惜的。國內曾出了一本，也只講到解放時為止。解放之後，台灣出版的也不很全面。香港則簡直沒有，香港曾經出版一本有關書籍，也只提到五十年代以前的事，而且只講些花花絮絮，趣聞逸史之類。

中國電影歷史的發展，到了今天剛好八十週年。

在這個期間，你說，中國經歷了多麼巨大的變化？這是一個非常的時代，一個可歌可泣的時代，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而電影是一定——沒有「超時代」電影的，沒有的，電影是一定反映着當時的社會內容的，它與時代脈搏是息息相通的。電影創作者一定要把他們的頭腦裏所認識的事物反映出來，才能寫好一部電影的。無論追憶過去，瞻望將來，抑或描述現在，無論那一種，都一定需要有現實生活的反映才有他的作品。所以人們說的電影有「超時代的藝術」，甚至「超現實的藝術」，那都是無可能的。或者「為藝術而藝術」，我也認為絕無可能。什麼叫做「為藝術而藝術」？藝術是一定有社會內容的。如果有人對我說，藝術是可以沒有社會內容的，我是完全反對的。既然電影與時代的脈搏息息相通，在這八十年內，中國又經歷了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它反映的當然是一幅雄偉壯麗的圖畫，卻為什麼竟然沒有人着手編寫一本全面介紹中國電影發展歷史的書呢？為什麼呢？為什麼沒有人做這個工作呢？這是很可惜的。

我想，這大概由於政治環境的關係，資料的搜集也非常困難的緣故吧。我希望做好這件工作。在香港，目前仍然有很多早期從事電影工作的前輩，中國電影史上第一個小生，第一個女明星，第一個攝影師，目前都在香港居留，這都是第一手資料，如果現在還不動手，將來他們或他去、或由於自然的原因，就再沒有機會了。趁着他們健在，我們還可以把從各方面的資料加以求證。我們搜集的資料是來自各方各面的，國內的、香港的、台灣的，通都搜集，放在一塊，加以整理，抽出頭緒，拿給觀眾。所以我認為，搞中國電影發展史是有歷史意義的。我甚至希望，能發動一班人編寫一本中國電影發展史的文字著作更好，但能否

搞得成功，有待於大家的努力。

■ 你主持的「中國電影發展史」甚受觀眾歡迎，可否講一講你自己的感想、看法。

你提出這個問題很好，讓我有機會講一講心中的感受。困難是不少的，訪問老前輩便不是一件輕鬆的事。老人家，閒居慣，聽說要訪問，便不免有些緊張。因此我們多數採取閒談方式，聊聊天，不採取一問一答方式。年老了，記憶不免差些，說話也慢，一字一句，講的也不清楚，還要有耐心。有些人年紀大了，遭遇的多，說話便不會很隨便，有斟酌，許多事實不容易透露。有些人還不願意自己的聲音外傳，便只好把他說的記錄下來，用旁述方式加以表達。一般來說，前輩們都能坦誠地講出當年電影攝製的情形，所遭遇的困難，所發生的問題，和技術上的克服等等。

總之，這並不是容易的。喏，就拿我們快要說到的三十年代中國電影，就碰到了問題，和別人進行了辯論。拿我這個人來說，無論今天的立場、觀點是否正確，我都要力求做到正確的，你說是不是？一旦我認為正確，我便要堅定不移，不動搖。我很不贊成尾巴主義，人云亦云。不錯，你如果能隨和、妥協，可能獲得更大的發財機會，攫取更大的名利，但是，你這樣做，就與人的生命意義相違背，這是我所不喜歡的。

真叫人莫名其妙，例如，我講到三十年代的中國電影時，我使用了「日寇」的字眼。整個三十年代，是日本侵略中國的年代，這些血淋淋的歷史背景，我們能不能否認呢？這不能否認的吧。今天我說當年的日本侵略者是「日寇」，有沒有錯呢？我認為沒有錯。而有人卻問：你這樣說，是否還要挑起現在的中國人

對日本的仇恨？我說，你這觀點恰恰錯了。我們反對的是日本的軍國主義，日本的帝國主義，日本侵略者，而不是日本人民，而可能日本人民還同我們是站在同一陣線上的，因為當年日本人民都是被壓迫者、被犧牲者；他們無權無勢，說不得話。就以今天的日本人民也是一樣，他們並非都同意當年日本軍國主義者所走的侵略路線。因此，我們應該這樣想，「日寇」是指當年日本軍國主義者說的，我們並非反對日本人民，而是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這樣的血淋淋的歷史事實，怎能在今天抹煞不提呢？現在講的是中國的電影歷史，對吧？如果沒有了社會背境和歷史背境，電影又怎樣產生的呢？我們可否無稽到，說「七七」事變發生後，中國的電影工作者全都不幹這一行了，都跑去演話劇了，觀眾問，為什麼呀，啊，那不用解釋了呢？當年中國是在抗日，日本是在侵華，你怎能抹殺這個歷史背境不提呢？

目前還是爲了諸如此類的問題，繼續爭論下去，我也繼續堅持下去。從這個節目開始，在講述中國電影發展史的簡介的時候，以至現在，其中內容當然也有許多提到這一類問題，他們都覺得說的甚爲尖銳。我跟他們說，如果今天我天娜，他們都叫我做「天娜」的，穿着白衫藍褲，高叫口號，人家一定會把我送進青山啦。在這樣的環境下，觀眾也不接受，我還有什麼好講的呢？同時，老實說，我也不可能做跳級革命的。就算我要打爛一隻杯，也要用手把杯拿起，才能摔杯下去的，這要有一個過程的，我總不能只靠腦子胡思亂想，就可以把杯打爛的。但是，是不是說，歷史的發展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我們對這個新的階段也完全自己騙自己，不去看一看，自己掩起眼睛呢？而許多人卻竟是這樣，使人感到吃驚，他們竟然可以

掩起眼睛，以二十多年前的眼光來看今天的事物。這種自欺欺人的做法，你說對誰有益處呢？若是你這樣做，電視觀眾也是不會接受的，就算站在商業立場上來說，你也無非想爭取更多的觀眾罷了，對不對？倘若通通加以抹煞，那怎行？要就是不談中國電影發展史，只談花花絮絮，這個我也可以，譬如談談某一個片子在拍攝某一場戲時，摔了一盞燈下來，某個人拍戲時扭傷了腳之類，我也可以講，但是如今講的是歷史，就只能這樣地講。所以對這個問題，我們大家還是堅持下去。

講述中國電影發展的歷史，得要花很長的時間，要幾十個星期，如果想講完中國電影的歷史，真正要花上幾十個星期。（編者按：狄娜小姐在「無線」介紹中國電影發展史，每星期一次。）這是沒有辦法的，爲什麼呢？因爲現代中國歷史的發展，不像其他國家一樣，五年、十年都差不多的，中國是一年一年的翻天覆地變化着的，年年不同的。在這樣情形之下，逐件逐件地講下去，就要多花時間。

■ 有人說你是個奇女子，在你豐富又傳奇的生活歷程中，是否有些經歷對於你的前途理想及人生道路產生重大影響？可否詳細談一談？

「奇」呢，不算很奇，許多人的生活都多姿多采。「奇」，只因他們不了解我，所以覺得我甚爲奇怪。我也並不是怪物，一樣是人，你看我還是跟你們一樣，有口、有鼻、有眼的。我是不是有很豐富的經歷呢？照我自己來說，也可說得上，和跟我在同樣環境下長大、同樣年齡的女孩子相比，我的經歷可能多了些。像我這樣，沒有一天——比如說，我有許多女朋友常常說自己的生活過得很無聊，不知做些什麼才好，而

我却一向沒有這個感覺。我每天都有一兩件以上的事是需要做的，是很新鮮的，天天都有。

是的，我外出旅行的時間相當的多，跟人接觸的機會也多。這當然跟我的個性有關係。要是你不打算去認識別人，單單握了手便算，這個接觸機會也是白費的。比如今天認識了你，從你那裏獲得了許多啓示，這方面也算有些進益啊，是嗎？我以前認識了許多政界人士。你知道，走政界的，他們自己也經過了許多叱咤風雲的日子。你不必跟他們過着同樣的日子，從他們的思想生活，你也可以獲得感受；或者從他們的所作所爲，也可以看到。而我又是對自己的生命充滿了愛的，我熱愛自己的生命，我甚至希望在同一時間裏，能夠過着幾個生命的生活。我對自己說——每分鐘也不要白白跑掉啊，你跑掉了一分鐘，我便要馬上把你拉回來：不要跑，你不給我服務，我就不放你跑掉！我覺得我的時間就是這樣。

至於有什麼重大影響，也不是有什麼突然的事件，有什麼覺悟起來，省悟起來的，都不是這樣的。我從前，例如，念了書了，過着風花雪月的日子了，極端的資本主義的生活了，有許多鈔票了，喜歡到哪裏去就到哪裏去了，飛來飛去了，但是，喏，卻也奇怪，我的許多女朋友也跟我一樣飛來飛去，她們也同樣有許多機會周圍走動，跟我一樣玩法，也跟我一樣大把鈔票。到了巴黎，她們整天坐在時裝舖裏購買衣服，難道我便不買了嗎，我也買了許多衣服：我丟下了十萬塊錢，吩咐把價值十萬的時裝搬到我住的酒店裏來，任我挑選，哪一件選上，哪一件不要。不過我却沒有像她們一樣，花上整天時間，只顧看時裝，只顧坐在那裏看，看，看，卻去認識些學生——我對於人生是很有興趣研究的，對別的人的生活方式，別的人的社

會遭遇，環境，我是很有興趣要知道的。我跟學生們交談，談呀談呀的，便發現一個問題，為什麼人家外國的許多學生，讀大學的學生，為什麼他們對於社會問題，或者政治問題，這樣地有興趣，為什麼他們對於中國的歷史了解得這麼多，反而我了解得這樣地少呢？你想一下，我們在香港受的教育，真是沒有多少中國歷史給你學習的，這個奴化教育不是和你開玩笑的。小學一年級只懂得什麼號的巴士，行走什麼路線，沒有人跟你講外國人怎樣地運鴉片到中國裏來，怎樣地荼毒中國人的。這些歷史是沒有人跟你講的，自己不懂得，反而外國人懂得，這就觸動了自己，為什麼會這樣的呢？我曾到過大學去，看到了許多書，中國出版的許多書——當時是還沒有《廣角鏡》的，（記者大笑：當然沒有囉！）當時《七十年代》看來有了，那些學生，講起自己的國家如何如何，國家過去怎樣，現在怎樣，發展怎樣，國家的情感，民族的感情，勾起了我「為什麼我在香港好像有『有國難投』」的感覺的呢？起初我是有這樣的感覺的，有時坐在飛機上想到了這些，自己就會哭泣起來，年輕人那種思想尋找出路的感情，便從民族的血液裏激發。

你說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啟發了我，相信不會。但也有偶然發生的事件，比如我的朋友，他是做元帥的，一旦政變發生了，為什麼他的權力、富貴、繁華、便一朝喪失了呢？原因何在呢？你也會從這種事情去思索的，人是有腦子的。這樣慢慢地我自己就覺得，人的生活不在於形式上多姿多采便了，的而且確，生活的內在也是應當多姿多采的。

以我來說，過去不必說了，拿今天來說，我有沒有理想呢？有的。我的理想在哪裏呢？我並不是想成為一個頭角崢嶸的英雄人物，我的理想只是：在這個